



“小加州”美景。



红人堂·胡龙召

“小加州”“小瑞士”！

东钱湖畔纳凉指南

盛夏时节，酷暑难耐，东钱湖成了热门的纳凉地，在这里不仅能享受湖风吹来的凉爽，还能欣赏朝迎旭日、暮送夕阳的浪漫。

东钱湖有两个被网友称为“小加州”“小瑞士”的地方，两个地方相距约5公里，以各具特色的景色成了夏日客流的密集地。

“小加州”位于环湖南路卡丁车乐园的停车场，此处是东钱湖观日出的绝佳地。

清晨，满天的朝霞与高大的棕榈树、柳树、小火车、湖水、山峦同框，颇有异国情调。到了晚上，湖风轻拂，

天空进入“蓝调时刻”，大自然的蓝调大幕与云朵交织在一起，十分迷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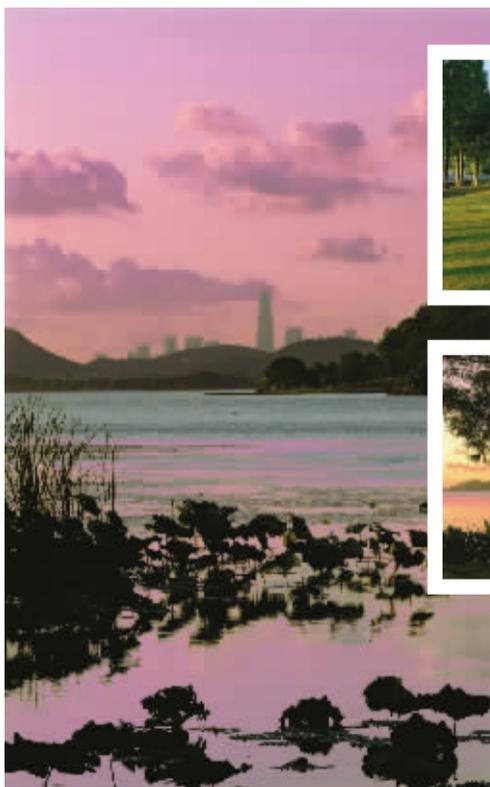
“小瑞士”在环湖东路马山湿地公园，这里可以看夕阳西下。

下午4点后，“小瑞士”进入颜值巅峰，暖色调的侧光透过池杉的叶子映射到草坪上，犹如印上了天然的花纹。

这里可以远眺国际会议中心，也能望见高耸入云的宁波中心大厦。在湖边，与日落同坐，与清风对饮，静谧又惬意。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全文



“小瑞士”风光

红人堂·毛亚莉

踏上东门岛 寻觅《渔光曲》的踪影

晨雾初开时，车子如一片扁舟滑行在蜿蜒的沿海公路上。那铜瓦门大桥弯成一道赤红色的虹，将陆地与岛屿温柔相系，桥下海波荡漾，把晨光揉碎成万点流金。

石浦古城依山临海，如一只半启的千年巨蚌，唐朝时此处已帆影幢幢，至明朝更成海防要塞，城堞上似乎还回荡着戚家军抗击倭寇的呐喊。

我在城门口驻足，恰逢《渔光曲》主题展的海报在涛声中轻颤——1933年9月，蔡楚生携剧组来此，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的传奇便诞生于这片涛声里。我仿佛看见，《渔光曲》电影的碎片，散落在这片海域深处，引我去寻觅。

循着光影的踪迹，我拐进福建街。巷弄幽深如时光隧道，金山旅馆静默立于巷尾，门扉紧锁，墙皮剥落如褪色的电影胶片。踏入院中，旅馆依山势层叠而上，入门处竟是二楼。天光从窄窗吝啬地漏入，在粉墙上投下恍惚的光斑。

恍惚间，蔡楚生握紧剧本的身影在转角浮现，王人美袖口沾着未干的海水，聂耳哼着未尽的旋律与我擦肩——许多年前，这些身影白天隐没于渔村烟火，观察渔民的生活细节，夜晚又回到这简陋的驿站，在油灯下以光影为舟，载起对渔民血泪的深沉同情……

午后，我们过铜瓦门大桥向东门岛行去。长桥如虹飞架，当年蔡楚生们摇橹渡海的路途，如今车轮碾过不过瞬息。

拐过一个山坡，东门渔港景象豁然洞开：2000余艘钢铁渔船密密匝匝泊在港湾，桅杆织就参差的影网，恰是休渔期独有的静默盛典。

然而，在这钢铁丛林之中，我仿佛仍能捕捉到当年木帆船队扬帆起航的景象，那正是《渔光曲》里渔家儿女搏击风浪的壮阔背景。

在堤岸遇见老渔民满江时，海风正掀起他灰白的鬓发。这位国家级非遗“海洋号子”的传承人突然昂首向天，一声号子裂空而出。那声

音粗犷雄浑，似千军踏浪，万马奔涛，震得港湾里的“铁甲鲸”群都微微颤栗。

“开渔时节，船队就从那里出发。”他手指渔港的东大门，只见海天交接处，水色苍茫。我仿佛看见，那驶向大海的船队，载着《渔光曲》的旋律，奔向那片蔚蓝。

这方水土的慷慨悲歌，早已融入渔民的日常。明朝嘉靖年间，倭寇频繁侵扰浙东沿海。东门岛作为海防前哨，在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驻守下，成为抵御外敌的坚固堡垒。

可以想见，蔡楚生选择东门岛拍摄《渔光曲》外景，不仅因其景，更因其魂——那弥漫在咸腥海风中的、坚韧而悲悯的“余音”，正是东门岛独特的海洋文化、渔民生活，以及其承载的厚重历史，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的创作土壤。

渔民们面对风浪时的坚韧，面对生活苦难时的乐观，正是中国百姓精神品格的缩影。这些真实的生活素材，最终被融入到《渔光曲》的创作中，使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。

如今的东门渔村，早已挥别《渔光曲》中灰暗的调子。妈祖庙香火缭绕，渔民公园花木扶疏，冷库码头边数百艘钢铁渔船静卧港湾——影片中何子英的现代渔业梦想，在时光彼岸抽枝散叶，长成眼前这派蓬勃气象。

海天之间，云朵游荡如群鲸嬉戏。夕阳下，新织的渔网铺展如云，海风依旧吹拂面颊。海是旧时海，风是往昔风，但那个摇橹声声、破网补丁的时代确乎沉入了历史的海底。

我在礁石群辗转寻觅，终于驻足于当年蔡楚生们并肩而立的巨礁。潮水漫过脚踝，恍惚见海风鼓起他们的衣衫。时光带走了一代人的身影，却带不走那笑容里阳光般永恒的精神质地。



朝霞中的石浦港。石浦镇政府供图